



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（第二辑）



张涤华 语言学研究论集

ZHANG DIHUA YUYANXUE YANJIU LUN J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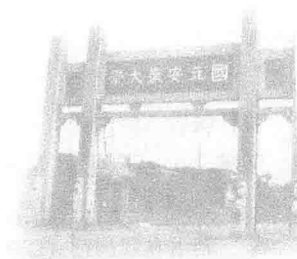
张涤华 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（第二辑）



张涤华

语言学研究论集

ZHANG DIHUA YUYANXUE YANJIU LUN JI

张涤华 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芜湖 ·

责任编辑：潘 安

装帧设计：丁奕奕 欧阳显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涤华语言学研究论集 / 张涤华著. — 芜湖: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7
(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. 第二辑)

ISBN 978-7-5676-2529-7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汉语—语言学—文集 IV. ①H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5240号

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资助出版

张涤华语言学研究论集

张涤华 著

出版发行: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: 241002

网 址: 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/>

发 行 部: 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 E-mail: asdcbsfxb@126.com

印 刷: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: 700 mm × 1000 mm 1/16

印 张: 18.25

字 数: 288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5676-2529-7

定 价: 49.00元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。

总 序

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,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。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,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,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,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,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,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。这里人才荟萃,刘文典、陈望道、郁达夫、朱湘、苏雪林、朱光潜、周予同、潘重规、宗志黄、张煦侯、卫仲璠、宛敏灏、张涤华、祖保泉、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,他们高尚的师德、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,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。

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、汉语言、秘书学、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,文学研究所、语言研究所、古籍整理研究所、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、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(中心)。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,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,中国语言文学、艺术学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;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(语文)、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;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(中国语言文学),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(中国古代文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);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(汉语言文学专业),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(中国古代文学),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(文学理论、大学语文),1个省级刊物(《学语文》)。

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,现有在岗专任教师82人,其中教授28人,副教授35人,博士55人。2010年以来,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0项,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8项(含重大招标项目1项),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9项。教师中,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

人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,皖江学者3人,二级教授8人,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,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。

走过八十多年的风雨征程,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,拥有很多相对稳定、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。唐诗研究、古代文论研究、儿童语言习得研究、古典文献研究、宋辽金文学研究、词学研究、当代文学现象研究、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、梵汉对音研究、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。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,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,直接推动了《中国文学史》的改写。

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,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,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,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,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、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、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、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。

21世纪以来,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,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,如何继承、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,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,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。基于这一初衷,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,名之为“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”,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,一直出版下去。我们认为,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,很有必要,也很有意义,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,展现学术影响力。

关心文学院发展的朋友常常问我们:“你们自己说师大文学院历史悠久,底蕴深厚,有什么可以证明呢?”是啊,校址几经变迁,由安庆至芜湖至合肥,最终落户芜湖;校园面貌日新月异,载有历史积淀的老建筑也已被悉数推倒重建,物化的记忆只能在发黄的老照片中去追寻。能证明我们悠久历史的,能说明我们深厚底蕴的,唯有前辈学者留下的字字珠玑的精彩华章。为此,我们特别编选了本辑文集,文集作者均是已退休的前辈学者,他们有的已驾鹤仙去;有的虽然年岁已高,但仍笔耕不辍。这些优秀成果,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,是砥砺我们人格的源泉,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,是督促我们奋进的

动力。

我们坚信,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,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,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!

储泰松

二〇一五年八月

目 录

类书流别(修订本)	1
修订本自序	3
杨 序	5
刘 序	6
义界第一	7
缘起第二	13
体制第三	22
盛衰第四	30
利病第五	41
存佚第六	48
旧 跋	105
论《康熙字典》	106
《说文》段注与辞书编写	143
毛泽东诗词小笺	151
古籍词例举要	262
略谈语法和修辞的关系	278

**类书流别
(修订本)**

修订本自序

本书是四十多年前我试写的一本专著。当时我正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，对目录学很感兴趣，经常翻阅这方面的书。看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拟了一个写作计划，想把字书、韵书，类书、丛书等等工具书统统作一次结帐式的整理，并且打算每一种都先写长编。这个计划很大，而我能够抽出的课余时间却并不多，所以后来只写成了这本《类书流别》，我的编写工作就因毕业离校而戛然中止了。

起草本书的时候，我搜集了不少的资料，我的“长编”也相当长（因而有一个时期又想把它再加扩充，写成《类书考》）。后来由于要用这篇稿子充做毕业论文，而毕业论文的字数，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，是用不着很多的，于是约之又约，只剩下原稿的三分之一。为了求简，我又用了文言，现在看起来，颇有叮叮当当的感觉，曾想用口语改写一下。可是，转而一想，书里面引用的话都是文言，正文也用文言，文体比较一致，因而就保留原样，不再加以改动。

本书初版于1943年12月，印出之后，我陆续发现并记下了一些有用的新材料。五十年代中期，我把原书校读了几次，改正了一些排印上的错误，并对内容作了若干处的补充和修改，还添上了“书名索引”，附在书末。1958年4月，出了重印本。这次又就重印本再加修订，费时较多，变动也较大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一、前五篇（《义界》、《缘起》、《体制》、《盛衰》、《利病》）的内容和文字都有程度不同的增删。二、第六篇《存佚》，经过大加添补，篇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（为了不打乱原来的次序，这次新增的篇目统附于旧目之后）。三、重印本的书名索引，用的字繁简不一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。例如“韻”字，按繁体计算，列入十九画，但收录的书名又都用简体的“韵”，就只有十三画了。这种参差，带来了检查的不

便。因此，这次索性把这个索引改编了一下，并增编了《书名音序索引》和《作者索引》。四、按照顾颉刚先生生前的意见，把《永乐大典》也收列进来，还征引了一些有关的文献，作了必要的说明。（修订本中之“后记”“书名音序索引”“书名笔画索引”“作者索引”四部分未收入本书。责编注。）

解放以后，我只在1951年曾为前安徽大学中文系同学开过“目录与校勘”课，讲授了两个学期，后来便因实际教学的需要，丢开本行，改教语言学了。几十年来，为各项事务所牵缠，一直未能重理故业。但我对目录学的兴趣是始终不衰的，只要看到这方面的书刊，就常常有见猎心喜的感觉。我希望今后，还能在目录学的研究上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。要是能够终于实现我的大学时代的写作计划，那就更好了。

应该感谢商务印书馆，它不但在抗战期间各种条件都非常艰苦的时候就为我刊印了少作，而且此后还一再同意重印，使这本不成熟的专著能够有多次与读者见面的机会。通过这次修订重印，如果能从读者方面得到很多的教益，那么，我将更为感谢。

今年是我国第一部类书《皇览》开始纂辑1262周年，又是一部最大的类书《永乐大典》成书575周年。本书恰好在此时修订完成，我想，就用它来纪念类书史上的这两件大事，也许不无意义吧？

其余的话，附在本书后面的“初印本跋语”已经提到，这里就不再赘说。

1982年1月，作者，芜湖安徽师范大学

杨 序

自来文章家之所最忌者，曰渔猎，曰驳杂，曰短钉。是必就平时无畜德，而行文则取办于临时者言；设使徐孝穆、庾兰成复生于今时，而谓其风云月露之词章，乃取具于现成之《类典》，必无以取信于人矣。是故吾国自刊刻之术进，学者废手录而遗忘益多；自典故之籍陈，学者竞剿袭而实学愈少；二者非学术升降之一大关键欤？虽然，读书者之舍本求末，与校书者之循流溯源，二者性质不同，不可连类而语也。即如类书一种，在秦汉前尚无专名，自魏文著《皇览》，《魏纪》谓能以一书自为一类，是为类书之权舆。厥后推衍于六朝，澎湃于唐、宋，而集大成于前清，于是于四部中占一座。是犹赋体原于诗之六义，至西汉则脱诗自立，而附庸蔚然大国矣。盖此类书著录既多，则千余年来或存或亡或残或疑或伪，其历史既深且久，非读书多，鉴别精，乌能察其底蕴哉！吾友张子涤华，读书闷富，发为文章，又醇雅古厚，无时下粗浮叫嚣气习。其以余力为《类书流别》一种，既不轻为雷同，又非故为矫异。论义界，既斥去总集、政书、丛书、稗篇，而立其大界。论体制，又以分类、分字、偶句、诗体、赋体、摘字体，而别其内容。至于采取图籍之宏博，辨正前人之错误，发抒己见之精详，其有功于类书既若此。若推此识以泛论百家，则于汗牛充栋之四部中，任其出入纵横，而于迷古蔑古，两无所病，吾知继此书而续出者，其饷遗于士林者必更无穷也。至类书之有碍实学，亦无可避免，窃见上海词典之类一出，学校多奉为玉律金科，教者非此无以教，学者亦舍此无以学。其实有此捷径以避难就易，固亦便利，但其为实学之阻碍，又安可讳言。今观涤华于盛衰、利病二目中，详哉言之，益信其识之卓已。是为序。

一九四二年八月，怀宁杨大鈞写于永绥旅次

刘 序

壬午（1942）春，张君涤华邮书求序其所著《类书流别》六篇。张君，武汉大学国文系毕业生也，其书即增益毕业论文而为之者。张君自毕业至今，又将十载，其用力于此书之勤盖可知矣。今观其书，部居井然，论列多当，而立意矜慎，不为新奇自炫之语，则识度尤出流俗人上。此书固犹未可谓极深研几之作也，继此以往，由近代实斋《通义》而上，寻二刘录略之绪；于古今术道，一一探其源而穷其流，著成一家之言，使世之欲窥吾国人文崖略者有所考镜，岂非盛业邪！然则此六篇者，其滥觞矣。吾知张君必不以此自画也，喜而为之序。

新宁刘永济序于嘉定之武汉大学

义界第一

类书之名，古未有也。魏文始作《皇览》，而初不谓之类书。其书晋荀勖《中经簿》列之史部，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小序云：“《皇览》始于魏文，晋荀勖《中经簿》分隶何门，今无可考。”按《隋书·经籍志·序》云：“秘书监荀勖，又因《中经》，更著《新簿》，分为四部。……三曰景部（按景部即丙部，避唐讳改），有史记、旧事、皇览簿、杂事。”是荀书明以《皇览》入史部。考《三国志·魏志·文帝纪》，称《皇览》千余篇，故能以一书自成一类，《提要》殆未之深考也。又按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三十云：“皇览簿者，载《皇览》之目录也。”

《隋志》则入之子部杂家。逮至六朝，作者浸众，其时书目区分何部，已无可考。自《旧唐志》始立类事一目，仍隶子部。

按：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丙部子录十七家，其第十五曰类事类，著录类书二十二部；则出类书于杂家，别立一目，实自刘昫始也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一四云：“前志但有杂家而无类书，《新唐书·志》始别出为一类。”说犹未确。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因之，而又改类事为类书；后世相承，莫之或易。然则类书之称，昉于此矣。

类事之书，虽兼收四部，而实非经、非史、非子、非集。四部之内，初无何类可归，强隶之史部或子部，均有未安。故前人于分合之际，颇滋异议：或主竟废四部成法，即以类书自立一门；

郑樵《通志》卷七一《校讎略》云：“总古今有无之书，为之区别，凡十二类：经类第一，礼类第二，乐类第三，小学类第四，史类第五，诸子类第六，星数类第七，五行类第八，艺术类第九，医方类第十，类书类第十一，文类第十二。”按：渔仲从孙寅，字子敬，有《郑氏书目》七卷，列所藏书为七录，亦以类书自立一类。二郑之例，后世有踵用之者，如孙星衍《孙氏祠堂书目》是。

或主别附类书于四大部末；

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二九云：“类书，郑《志》另录，《通考》仍列子家，盖不欲四部之外，别立门户也。然书有数种：如《初学》、《艺文》，兼载诗词，则近于集；《御览》、《元龟》，事实咸备，则邻于史；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、声韵、礼仪之属，又一二间涉于经：专以属之子部，恐亦未安。余欲别录二藏及贗古书及类书为一部，附四大部之末，尚俟博雅者商焉。”按：《四库提要》类书类小序，谓应麟议改隶类书于集部，盖偶误记。

祁承燬《澹生堂藏书约》云：“夫类书之收于子也，不知其何故，岂以包宇宙而罗万有乎？然而类固不可概言也。如《山堂考索》，六经之源委，纤备详明，是类而经者也；杜氏《通典》，马氏《通考》，郑氏《通志》，历朝令甲，古今典故，实在于此，是类而史者也；又如《艺文类聚》之备载词赋，《合璧事类》之详引诗文，是皆类而集矣。……余谓宜……另附四部之后。”按：方以智《通雅》以类书与释、道书等合为一部，名为余部，次四部之后。所见与胡、祁二氏略同。

或议散类书于故事、总集、杂家三类；

章学诚《校讎通义》二之五云：“类书自不可称为一子，隋、唐以来之编次，皆非也。然类书之体亦有二：其有源委

者，如《文献通考》之类，当附史部故事之后；其无源委者，如《艺文类聚》之类，当附集部总集之后，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。或择其近似者，附其说于杂家之后，可矣。”按：方东树《书林扬解》亦谓《皇览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之类当入总辑（即总集）。

或拟就类书更分细目，其不可系属者，则归之他门：

近人刘咸炘《续校讎通义》下《四库子部》第十二云：“类书居小说之前，乃沿《新唐志》之误，彼本由杂家分出，故相次耳。张氏降之释、道之后，曰类书实非子，从旧例附列于此，颇有见矣（按：此指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）。今入之外编。《提要》援《隋志》为例，则非；彼特姑附耳，固不可从也。类书之中，体例又有数等：有兼该事文者，有以偶语隶事文，但取华藻者，有加考证者，有专录一门者，当分为总类、句隶、类考、专类、策括五目。”按：以下刘氏就《提要》所收诸类书，为之配隶；又谓《同姓名录》、《元和姓纂》、《李氏蒙求》、《小名录》、《帝王经世图谱》、《职官分纪》、《历代制度详说》、《说略》、《古俚府》、《文选双字》等书，宜归入表谱、谱牒、小学、姓名、典要、职官、儒家、书钞各门，《提要》均误收。文繁不录。

观诸家辞说，固已纷纭荧听矣。而历代簿录，

目录之书，《隋志》谓之簿录。

其所配隶，亦往往彼此抵异：如同一《皇览》也，或入之杂家，或入之类事；

按：《隋志》，《皇览》入杂家，《唐志》改入类事。焦竑《国史经籍志纠缪》，因议《隋志》之失，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，又讥焦氏不知古人类例。

同一《同姓名录》也，而或入之杂传，或入之类书；

按：梁元帝《同姓名录》，《隋志》入杂传，《郡斋读书志》以下入类书。

同一《通典》也，而或入之类书，或入之故事，或入之政书；

按：杜佑《通典》，《唐志》、《宋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通志》等，均列之类书，《国史经籍志》改入故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又改入政书。

同一《刀剑录》也，而或入之类书，或入之小说，或入之食货，或入之艺术；

按：陶弘景《刀剑录》，《郡斋读书志》入类书，《崇文总目》、《宋志》入小说，《国史经籍志》入食货，《文献通考》入艺术（又入类书）。

甚至在同一簿录中，而有一书两出者：

按：如《新唐志》既列张楚金《翰苑》于类书，又列之于总集；《宋志》既列江少虞《皇朝事实类苑》于类书，又列之于故事。此类甚多。

漫无友纪，尤启后人迷惑。夫此犹略举其著者而言，而校讎之家与夫目录之书，其支离轳轳已如此。

窃尝推求其故，大抵皆由古人义界未精，分类未密，于一书之当属何类，初无共资循守之准绳，而又拘挛成规，穷而不变。殊不知《中经》以《皇览》附史部者，其时此类著述尚希，不容独立一部，附庸未能特达，其势然也。后世类书之书，数盈千万，泱泱乎一大邦矣，而犹强为分隶，指为枝属，揆之名实，庸有当乎？郑樵